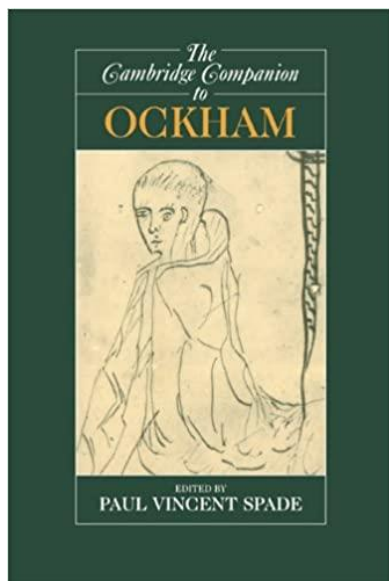

由「奧卡姆剃刀」和《達芬奇密碼》說到關於名字的趣事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最近筆者撰寫了不少題材嚴肅的文章，今天我想轉移到比較輕鬆有趣的題目，那就是將人家名字搞錯的趣事。

幾天之前筆者舉辦了一個網上講座，內容是關於怎樣在充斥錯誤資訊的時代分辨真假，在講座中我提到其中一種分辨真假的方法是「奧卡姆剃刀」（Ockham's razor），這說法是由英國方濟會修道士奧卡姆的威廉（William of Ockham 1287 – 1347）提出來的，其原理十分簡單：對於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理論去加以解釋，而往往最接近真相的解釋便是最正確的理論。在這裏我不是要討論奧卡姆剃刀的原理，我想指出，這個理論正確的名字應該是「威廉剃刀」，一直以來人們都積非成是，搞錯了它的名字。甚至劍橋大學出版社也以「奧卡姆」來出版一本關於這位學者的書。

「奧卡姆的威廉」並不是姓「奧卡姆」名「威廉」，他出生於薩里郡（Surrey）中一個名叫奧卡姆小村莊，奧卡姆是他的故鄉。在同一講座中我還提到了牛頓力學，牛頓生於英國的林肯郡，但是如果我用「林肯力學」去取代「牛頓力學」這個名詞，我相信若果牛頓泉下有知，一定會為之氣結。

在古時西方人常常用地方名來識別人物，新約時代的羅馬帝國已經有這種習俗，例如抹大拉的馬利亞、拿撒勒人耶穌、古利奈人西門。在基督教傳統裏面，以地方名來作為人名並不常見，我們並不會只稱呼馬利亞為「抹大拉」或者西門為「古利奈」，但有時候耶穌的另一個名字是拿撒勒，例如在經典恐怖電影「兇兆」（Omen）裏面，附上人身的魔鬼正是稱耶穌為「拿撒勒」。不過，耶穌基督是例外，因為其名字太響亮，提起拿撒勒人，人們一定知道那就是指耶穌基督。

同樣的問題發生在《達芬奇密碼》（又譯為《達文西密碼》），2003 年小說家丹布朗（Dan Brown）出版了瘋魔全球的名著《達芬奇密碼》，這本小說令到「雷翁那圖達芬奇」（Leonardo da Vinci）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。但這部小說有一個極大的漏洞，在小說中，虛構的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·蘭登（Robert Langdon）稱雷翁那圖為「達芬奇」，但

「雷翁那圖達芬奇」並不是姓「達芬奇」名「雷翁那圖」，「da」的意思是「來自」，雷翁那圖出生在芬奇，

「Leonardo da Vinci」的意思是「來自芬奇的雷翁那圖」。

在真實的歷史上，雷翁那圖曾經在佛羅倫斯工作，因此他經常自稱為「佛羅倫斯的雷翁那圖」，若果我們稱他為「達佛羅倫斯」，那真的會怡笑大方！

湊巧的是，在中國亦有將地名加上人名的傳統，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被稱作「柳河東」、「河東先生」、「柳柳州」，因為柳宗元出身於中原世家大族之一的河東柳氏，後來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司馬。但這都是外號，一般而言，人們都是稱他為柳宗元，其文集的名字是《柳宗元文集》，而不是《河東文集》或者《柳州文集》。在武俠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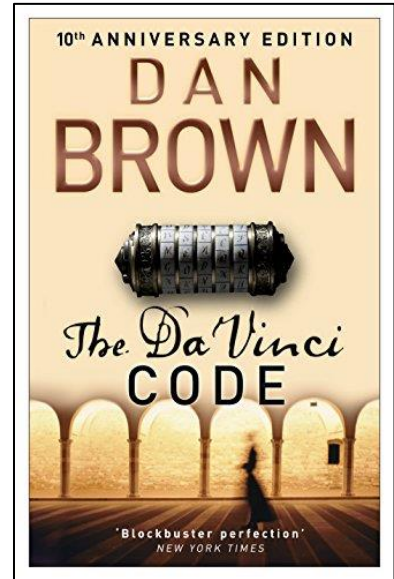
裏面，人們常以地方名字來介紹人物，例如武當張三豐、嵩山左冷禪、華山岳不群.....。

在經典武俠電影《名劍》裏面，飾演李驀然的鄭少秋在介紹自己師傅的時候說：「幽州古柳。」在衛斯理小說《換頭記》中，衛斯理列出武林高手的名字時亦沿用同樣的傳統：

「煙台褚三爺、掖縣的于文泰。」但慣常的用法是地名與人名會同時說出來，而不是光說「幽州」、「嵩山」、「華山」、「煙台」、「掖縣」.....，除非地方名字已經變成了人的名字，例如生於獨秀峰下的陳獨秀、生在北京的魏京生。

今天，這種以地方來識別人物的傳統，無論在中西已不常見，但混淆了地方名字和人的名字卻是時有所聞，很多年前筆者曾經投稿到一家台灣的報紙，那時候還沒有電子付款，報社需要將支票郵寄給我，為了避免搞錯了支票抬頭，我向對方寄上了自己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工作地方：「Chong Ho Yu, Ph.D.,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, Main Campus」，但收到支票的時候我大吃一驚，支票抬頭竟然是「Main Campus」！也許那家報社的編輯受了丹布朗的影響。我在銀行花了很多唇舌去解釋，才可以兌現到支票。

我要鄭重聲明，我是來自亞歷桑那州大學的余創豪，但我的名字並不是「亞歷桑那州大學主校園」！



2020年9月10日

[更多資訊](#)